

清史编委会 编

清史
代人
物传
稿

·上 编·
第四卷

本卷主编 何龄修
张捷夫



清史编委会编

清代人物传稿

·上编·第四卷

本卷主编 何龄修
张捷夫

中华书局

本书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历史学
科重点项目之一，曾得到国家资助。

清代人物传稿

上编 第四卷

本卷主编 何龄修
张捷夫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3¹/₄ 印张·2 插页·297 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统一书号：11018·1437 定价：2.80 元

IBSN 7—101—00185—8/k·80

卷 头 语

两年前，我在介绍《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的编写缘起时，曾提到任事者对承担这项任务怀着临深履薄的恐惧。两年撰写和编辑工作过来，我们的这种感觉并没有消失或者减弱，反而更加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把从努尔哈赤兴起到鸦片战争前夕约一千名历史人物的事迹、言论、思想、品性、作用等各方面重新进行研究，写出观点更正确切实、史实更详明准确的新的传记，将来完成的总字数将达到四百万字左右，实在是近年来清史学科的一项浩大工程。即使我们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作者大军，大军的素质也较高，完成这项浩大工程也仍然是一次艰巨的万里长征。

毫无疑问，将要入传的大部分历史人物，有许多现成的碑传志谱材料。这当然是创作新的传记的好条件。但是，《清代人物传稿》上编要想具有生命力，就绝不能靠钞撮现成的碑传志谱成书，而应该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了解传主生活的历史环境，熟悉人物的毕生事迹（对现成的碑传志谱材料和其他材料要下纠错彰幽、删繁补缺的改造、制作工夫），把握住这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总之，对传主有较深的理解，才能把传记写好。

清人传记之林虽然枝叶扶疏，郁郁葱葱，但有许多地方仍然童山濯濯，急待栽培。有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如朱益吾等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立过传。他们的传记需要从搜集点滴资料，进行整理、排比、分析、研究做起。即使赫赫有名的尚、孔、耿诸王和郑芝龙等

人，在明末清初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曾经叱咤风云，发挥过重大影响，但他们的早年事迹却是迷茫一片，他们的后半生（就说投降满族贵族以后的事迹吧）也有若干问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没有充分的研究，他们的传记就会成为缺头断尾的蜻蜓。还有一种人，如龚鼎孳其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海洋中，顺着政治的风向游泳，成为“南辕者”，官高名显，清人曾给他写过几篇传记，近人又做过研究、编了年谱，这类传稿似乎很容易撰写。事实却并不尽然。这个人经历曲折，一些旧的传说、新的误会又多少改变了历史实际，所以仍然需要重新进行考辨和研究。可见，整个人物传稿的事迹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环境错综复杂，战祸频仍，竞争激烈，思想纷繁，秩序混乱，许多内容和性质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在各个领域展开。各种人物在这样的历史舞台上角逐，同社会背景发生各式各样或深或浅的联系。我们写作入关前人物传记，就需要全面了解满族兴起以来的各种战争，了解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当写作陈名夏、陈之遴等人的传记时，又特别需要了解从万历到顺治年间明、清朝廷内部竞争的发展、变化，否则我们很难对这些人物的表现及其含义有正确理解。至于写作宁完我一类人物的传记，不仅要了解清初的竞争，而且还要了解满族兴起的历史、入关前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士人的基本政策及其变化，细心考察能够反映他们生平的史料，才能揭破清朝国史列传对他徇早期历史的隐讳、涂饰、篡改、捏造，如实地写出他们的一生。所以我们写作人物传稿，需要广泛学习和掌握必要的有关的社会背景知识。

《清代人物传稿》的写作，要求以记事为主，观点寓于史实之中，少发议论。这种要求说明，传稿的行文不是“纯客观”的叙述。每个作者写作的是某一具体人物的传稿，“但却应有助于明末清初

一些全局问题的看法。这样，行文才能比较确切，并且恰当地反映出作者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观点、是非感。比如，关于清兵入关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战争的性质，就清史学科来说，是属于百家争鸣的问题，而且争鸣也正在展开。我们虽然不应把这种争鸣带进传稿的写作中，但是必须认识，从长远看，清政府最终取得了全国统治权，而在统治全国的过程中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对清初那些手持屠刀的满、汉贵族和将军也应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对清初开国功臣采取科学的有分析的态度，注意不用敌视和丑化的语言去描述他们的事迹。

我们作者和编者的工作重心、主要精力，就应该摆在这这些环节上，争取每篇传记在具体历史问题的观点方面或史实的发掘、梳理方面能多少不等地有所突破，有所前进，注意防止和警惕发生错误，出现纰漏，尽量提高质量，精益求精。此外，我们在工作过程中还会碰到方法问题、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我们在研究和分析问题时，要学习和力求应用辩证方法，不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知人论世，切忌偏颇。对某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深入，对他的事迹越熟悉，就越偏爱。描述历史人物的一生，便成为历史人物辩护，对历史人物进行粉饰，甚至下笔超出情理之外也不顾，或不能自觉。这样的传记一定是溢美隐恶的、完全片面的。“对待研究对象，也不能采取某种幼稚态度。不经深入研究，简单断定某人为坏人，某事为坏事，就描述为一切皆坏，‘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①这就导致另一种片面。类似的种种片面性，在研究工作中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一部分观点上的失误往往是由此引起的。我们必须警惕错误的方法会在理论上、观点上把自己引

入歧途。

我们人物传稿工作小组有同志反映，希望这项工作能得到理解。我知道，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对任何一项工作，由于认识不同、误会或其他原因，说什么话的都有。这是正常的现象。有同志说，撰写象《清代人物传稿》那样规模的传记，不是真正的学术工作。我想这可能就是出于误会，误以为靠抄撮就可以成篇。如果我们的撰写工作建立在广泛搜集材料，经过必要考辨，包含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没有理由否认这是严格的学术的一部分。一项科学成果，要经受时间的考验。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同志说过一、两句什么话，而在我们自己的工作态度，在我们工作成果的质量。我们要认真听取别的同志的议论，吸取好的意见，改进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去完成国家的史学规划任务。二，我们作者的工作条件差，许多同志要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就说我们室吧，由于住房拥挤，我们有的传稿曾是坐在小凳子上伏在床边写成的（现在我们这位同志一家四口总算有一套二十多平米的楼房了），有的传稿是与子女交替使用书桌和缝纫机写成的，而这些传稿的作者都是我室的副研究员。他们的条件如此，其他可知。在高校和地方研究机构工作的同志也有他们的困难。但是，许多同志虽长期被这类困难所困扰，心情不免凄苦和不快，却没有被压倒。他们朝气蓬勃，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国家任务。两卷书成，每个同志都感到一步一步搞好国家五年规划史学项目的研究工作的欢乐。这种精神，对我和捷夫同志都是很大的鼓舞。当然，作为实际问题，不能老是不解决。我们的作者大多已经四十五岁左右到五十多岁，希望改善工作条件的心情异常迫切。《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学术带头人王戎笙同志，以及我和捷夫同志对此深有体会，并且不能不感到忧虑。

已完成的两卷一百多篇传稿，质量略有参差。这里有工作能力方法上的原因，无可否认也存在用力气、下工夫多少的问题。古今中外无数事例说明，科学事业需要一点献身精神，要把研究和解决课题放在任何其他考虑前面，才有可能产生高质量的成果。

最后，我们衷心感谢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余练同志、本院民族研究所蔡家艺同志在本卷组稿工作中继续给我们很大帮助，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孔立同志在这方面也给我们很大帮助。我们还感谢所内外全体作者齐心合力完成本卷传稿的撰写工作。

中华书局的同志们，在推动撰写和负责出版本书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项目最早是由他们提出来的，后来才纳入国家规划。我们的编者和一些作者多方面感受到他们对科学事业的热忱，对我们也是很有力的鼓舞。本书责任编辑杨辉君同志审稿很细致，提了许多宝贵意见，我们也在此表示感谢。

请读者同志们多多批评、指教。

何龄修 于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1985年6月
24日。

注

- ①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总第361页。

目 录

布占泰	张玉兴(4)
安费扬古	杨余练(6)
何和礼	王冬芳(10)
费英东	王冬芳(15)
额亦都	冯年臻(20)
扈尔汉	杨余练(28)
阿尔敦	张玉兴(36)
拜山	冯年臻(41)
博尔晋	陈 淑(45)
康古礼	杨余练(48)
图鲁什	冯年臻(52)
杨吉利	冯年臻(57)
达尔汉	冯年臻(64)
阿山	陈 淑(69)
叶臣	陈 淑(75)
库尔缠	张玉兴(80)
图尔格	张玉兴(86)
英俄尔岱	冯年臻(91)
明安达礼	杨余练(100)
沙尔虎达	杨余练(106)
噶达浑	陈 淑(113)

佟 代	李新达(118)
刘之源	李新达(122)
喀喀木	陈 泘(129)
巴 山	杨余练(133)
孔有德	李 格(140)
耿仲明	李 格(153)
尚可喜	薛瑞录(162)
郑芝龙	邓孔姬(174)
姜 璞	张捷夫(英83)
梁化凤	薛瑞录(191)
耿继茂	李 格(196)
郎廷佐	李尚英(203)
马逢知	何龄修(204)
宁完我	王冬芳(213)
金之俊	郭松义(221)
王永吉	吴伯姬(232)
龚鼎孳	何龄修(240)
周亮工	许 镕(250)
黄道周	陈祖武(257)
朱由崧	王钰欣(260)
朱聿键	颜章炮(280)
朱常淓	顾 诚(289)
咱雅班第达	蔡家艺(297)
那 嵩	曹成章(302)
额尔德尼	张玉兴(307)
达 海	张玉兴(315)

陈洪绶	任道斌(322)
弘 仁	任道斌(327)
函 可	张玉兴(334)
戴 笠	郭松义(341)
毛 晋	陈东林(346)
庄廷钱	张捷夫(352)
金人瑞	陈金陵(358)
卜弥格	冯佐哲(367)
马 骥	罗仲辉(372)
陈子龙	何龄修(376)
宋 瑞	吴伯姬(385)
魏际瑞	万 陆(391)
柳敬亭	何龄修(398)

布占泰

张玉兴

布占泰，姓纳喇氏，生年不详，死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至四十七年（1619年）之间。他是明末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一乌喇部首领，身为努尔哈赤之婿，却又是其统一事业中的对手。

布占泰九世祖纳齐卜禄为海西女真哈达部与乌喇部的共同祖先。其祖布颜收附近诸部于乌喇河畔（即松花江上游），筑乌喇城（在今吉林省吉林市北），始号乌喇。其父布干死后，兄满泰嗣为乌喇部首领。当时正值辽东地区动荡不安，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起兵兼并女真诸部之际。万历三十一年（1593年）六月，海西女真叶赫部纠集扈伦四部进攻努尔哈赤，满泰以所部从，战败于富尔佳齐。但四部不甘失败，九月，叶赫部首领布寨、纳林布禄再纠集扈伦四部以及长白山二部、蒙古三部，共九部联军，以三万之众进攻努尔哈赤。布占泰奉其兄满泰的命令以所部参战，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政生涯。

在历史舞台上首次露面的布占泰并非获胜的英雄。进攻建州的九部联军比四部联军败得更惨，联军总指挥布寨于古勒山大战中被当阵击毙，布占泰也被擒获。当他即将被杀时，大声哀求饶命，表示自赎，才被绑缚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问他他是谁。他跪着回答：“我乃兀喇国满泰之弟布占泰，今被擒，生死只在贝勒。”说毕叩头不已。努尔哈赤说：“今既来见，岂肯杀汝！语云‘生人之名胜于杀，与人之名胜于取’。”^①令解其缚，赠给猞猁狲裘，留

养起来。

布占泰在建州费阿拉(今辽宁新宾旧老城)度过了三年的俘虏生活后，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被努尔哈赤遣使护送返还乌喇部。这时，满泰及其子已被部众所杀，布占泰堂叔兴尼牙准备杀死布占泰夺位。由于建州使者的坚决维护，夺位阴谋没有得逞，兴尼牙逃奔叶赫部。布占泰因而当上了乌喇部首领。同年十二月，布占泰以妹嫁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为妻，进一步密切同建州部的关系。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乌喇部与叶赫部等扈伦四部一起遣使同建州结盟，从而加强了女真内部的和解气氛。

可是，就在扈伦四部同建州结盟不久，努尔哈赤以布占泰执瓦尔喀部安褚拉库、内河二路首领三人送叶赫部，以及将满泰妻都都祜收藏的铜锤送给叶赫部首领纳林布禄为背叛行为，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派巴雅喇、褚英等领兵一千讨伐安褚拉库路，夺取屯寨二十处，获人畜万余。布占泰不仅未加对抗，十二月，反率三百人到建州请罪。努尔哈赤欢迎他的悔过，以舒尔哈齐女额实泰嫁给他为妻，并赐甲胄五十，敕书十道，优礼遣还。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一月，布占泰以其兄满泰之女阿巴亥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礼迎娶，大宴成婚。布占泰曾礼聘叶赫布寨之女，后又以重礼聘蒙古科尔沁部首领明安之女。明安受礼而食言不嫁，布占泰深感受辱。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他遣使对努尔哈赤说：“我昔被擒，待以不死，俾我主乌喇，又妻我以公主，恩我甚深。我辜恩尝聘叶赫、蒙古女，未敢以告。今蒙古受聘而复悔，我甚耻之！乞再降以女，当岁岁从两公主来朝。”^②努尔哈赤答应了他的请求，又将舒尔哈齐之女娥恩姐嫁给他。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正月，努尔哈赤以东海瓦尔喀部蜚悠城首领策穆特黑申诉不堪布占泰之虐，请求移部归附为由，派舒

尔哈齐、褚英、代善等率兵三千前往，一举收附环城屯寨五百余户。东海瓦尔喀部本属乌喇，布占泰派其叔博克多率兵万余人于途中拦截。于是，乌喇与建州便在乌碣岩（在今图门江畔钟城附近）展开了一场大战。褚英、代善等动员士兵，一鼓作气，杀乌喇兵三千人，获马五千匹、甲三千副，杀死博克多父子，活捉常住贝勒、胡里改贝勒等。乌喇兵“如天崩地裂”^③般溃败了。乌喇败后，并没有吸取教训，加强对建州的防御。当时，瓦尔喀部的许多部落仍服从乌喇。乌碣岩战后，努尔哈赤曾派人到赫席赫、佛纳赫二处策反、招降，说：“我们同为一国呀！因为居住的太远，被兀拉国隔绝，所以你们才降服兀拉生活啊。我们国中已有了汗，将兀拉的兵击败了，现在你们要对本国的汗服从。”^④但是没有收效。五月，努尔哈赤再次遣兵袭击赫席赫、鄂谟等地，收获战俘二千余人。布占泰却不出兵往救。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三月，努尔哈赤又命褚英、阿敏等率兵五千人，攻取乌喇的宜罕山城，杀乌喇兵千人，获甲三百副。布占泰在蒙古科尔沁翁阿岱贝勒率兵援助下合兵往救，刚出乌喇城二十里，当得知建州兵为褚英所率时，即止步不前。他说：“这是不能抵挡的兵。”^⑤随后他就还师。乌碣岩大战的溃败、宜罕山城的失守，布占泰增加了对建州的恐惧之心。从此他主动多次遣使同建州往来。九月，他擒获叶赫纳林布禄的五十人交给努尔哈赤杀掉，并亲至赫图阿拉谒见努尔哈赤说：“我四、五次违背与父汗立的誓言，以致不和，实无颜面。如果把父汗的亲生女儿嫁给我，我将永远依赖父汗为生，怎样？”^⑥努尔哈赤再次答应他的请求，将自己的亲生第四女穆库什嫁给他。

万历四十年（1612年），布占泰与努尔哈赤关系再次破裂。九月，努尔哈赤以布占泰侵犯虎尔哈路，准备娶已为努尔哈赤所聘的叶赫贝勒布寨之女即叶赫老女，又以鸣镝射所娶的努尔哈赤侄女

娥恩姐为由，率兵三万进攻乌喇。布占泰以所部迎战。努尔哈赤接连攻下乌喇河西岸城六座，在仅距乌喇城西门二里的乌喇河西岸的金州城设营，纵火焚烧乌喇各城粮储。布占泰率军于东岸游弋而不敢渡河反击。努尔哈赤在纵火的第四天移军驻伏尔哈河渡口。布占泰三次派使者乘独木舟在乌喇河中呼唤说：“想父汗大驾至此，或因愤怒而来吧！父汗的愤怒息了吧！可留一语而去吗？”^⑦随后，他又亲率六将乘独木舟跪着叩头哀求说：“兀拉国就是父汗的国呀，兀拉的粮食也就是你的粮食呀，请停止放火烧粮食吧！”努尔哈赤披着明甲，乘大白马，从众军中出来进入河中，直到水齐马腹才站住，愤怒地痛斥布占泰道：“把你布占泰在战阵中擒获，将你应杀之身加以收养，送回兀拉国以为国主，将我的三个女儿给你，你布占泰并曾七次盟誓，待你天高地厚，然而竟变了心，两次袭击我属下的瑚尔哈路。你布占泰更扬言欲夺取养父我已行聘的叶赫女子。我的女儿们去往异国，是去做国主福晋的，才给你的呀，是给你射靶头箭的吗？”布占泰说：“想是有人诬谤而使我父子不和吧？并不曾说过要娶你已聘女子的话……也没有把父汗的女儿射靶箭。”布占泰的理事官拉布太也在一旁插话说：“汗，你若是这样的愤恨，亦应差遣一人来问问呀！”努尔哈赤怒斥道：“象你拉布太的人我没有吗？……若是不实，应察问。今已确实，何须问你？……你拉布太能承受我的腰刀吗？”布占泰忙叫拉布太住口。布占泰的弟弟喀尔玛对努尔哈赤说：“请汗说出最后决定的话，再去如何？”努尔哈赤说：“若是忠诚，布占泰可将你的儿子们及你村里的大臣们的儿子送来做人质，那么你就是实在的忠诚。若不把儿子们送来做人质，我就不信任你。”^⑧努尔哈赤在尽烧乌喇蓄积之后，于乌喇河畔邑麻虎山留下千人戍守，便班师而归。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月，努尔哈赤不等布占泰的下一步

行动，决心一举消灭乌喇。十七日，他以“听说”布占泰“欲将女儿查哈量、儿子绰启诺及十七臣之子送叶黑（叶赫）为质，娶太祖所娶之女，又欲囚太祖二女”，“送往叶赫的人质要在十八日出发”为口实，^①亲率三万大军进攻乌喇。猝不及防的乌喇，当天即失陷孙札泰、部多、俄谋三城。第二天，布占泰慌忙集兵三万出乌喇城，越过伏尔哈城仓促迎战。由于努尔哈赤亲自入阵砍杀，代善、阿敏等建州将领率兵奋勇冲锋，乌喇兵被击溃。努尔哈赤一举攻下乌喇城，杀人一万，获甲七千副。布占泰所带不满百人的残兵又被代善击溃，最后只身逃亡叶赫。乌喇部从此灭亡。努尔哈赤遣使令叶赫交出布占泰，遭到拒绝。

布占泰怀着败亡的痛苦在叶赫度过了他的余生。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努尔哈赤举兵灭亡叶赫时，才得到确报，布占泰在此之前已经去世。

注：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41页。
- ② 《清史稿》卷223，《布占泰》，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0册，第9147页。
- ③ 《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实录》四十年三月辛卯。转引自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7册，第2837页。
- ④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荒字老满文档册），广录、李学智译注，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第4—5页。
- ⑤ 《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1卷，辽宁大学历史系译本，第10页。
- ⑥ 同上书，第1卷，第10—11页。
- ⑦ 《清太祖朝满文原档》（荒字老满文档册），广录、李学智译注，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第17页。
- ⑧ 同上书，第17—20页。
- ⑨ 《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1卷，辽宁大学历史系译本，第16页。

安费扬古

杨余练

安费扬古，姓觉尔察氏，建州女真人，居瑚济寨（在今辽宁新宾永陵乡老城附近），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死于后金天命七年七月初一日（1622年8月7日）。他是努尔哈赤起兵的最早参加者，又是“五大臣”之一，以征战勇猛著称。

努尔哈赤起兵后的十年间，主要致力于统一附近的建州女真诸部。“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安费扬古因而经常四出征抚。万历十一年（1583年）八月，努尔哈赤谋攻曾助明杀父祖的仇人尼堪外兰于甲版，萨尔浒城（今辽宁抚顺上马吉乡哈塘村北）主诺米纳、奈喀达暗中通风报信，致使尼堪外兰逃遁。当时，努尔哈赤只有兵百人，甲三十副，势力很小。诺米纳胁努尔哈赤附己，并替他攻取东佳与把达尔二城。努尔哈赤将计就计，得与诺米纳合兵攻把达尔城，并自愿领兵先战，但要借用诺米纳的全部兵仗。诺米纳中计上当。努尔哈赤得到兵仗后，将诺米纳、奈喀达及其兵卒全部杀害，并命安费扬古领兵夺取了萨尔浒城。同月，努尔哈赤的从兄康嘉，勾引海西哈达部主扈尔干，以浑河兆佳城长李岱为向导，劫安费扬古所居瑚济寨而去，在中途瓜分掠获物。正在山中狩猎的安费扬古闻警，领巴逊等十二人急追，乘其不备，“奋勇突入，败哈达兵，杀四十人，复获所掠而还”。^①李岱是努尔哈赤的同姓兄弟，竟引哈达兵自相残害。努尔哈赤于次年九月领兵攻兆佳城，安费扬古身先奋战，经过围攻后克城，将李岱捉获。李岱部属